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神秘岛（中）

〔法〕儒勒·凡尔纳◎著
顾微微◎译

L'île Mystérieuse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

神秘岛(中)

〔法〕儒勒·凡尔纳◎著

顾微微◎译

L'île Mystérieuse

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第二部分 被遗弃的人



第1章

铅弹事件——建造独木舟——狩猎——在卡里松顶——毫无
迹象证明有人存在——纳布和哈伯特的海边所得——翻转海龟——
海龟失踪——赛勒斯·史密斯的解释

气球上的乘客被抛到林肯岛上已整整七个月了。从那时起，不管他们怎么搜寻，都没有见到一个人。从没有一缕烟暴露出有人存在，也从没有任何劳动的遗迹证明有人到过此地，不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。这座岛不仅眼下像是无人居住，不妨认为大概一向如此。而现在，在一颗普通的铅弹面前，所有这些逐步建立起来的判断全被推翻了，而这颗铅弹是从一只不伤人的啮齿类动物的体内找到的！的确，这颗铅弹出自一种火器，而除

了人类，又有什么生灵会使用这种武器呢？

当彭克洛夫把铅弹放在桌上时，他的同伴们都惊讶地仔细看了看它。这个事件看起来微不足道，然而却非同小可，他们马上联想到这种事情可能产生的全部后果。即使有一个超自然的生灵突然出现，也不会比这更令他们震惊。

这惊人而又意外的事件可能引起的种种假设，赛勒斯·史密斯毫不犹豫地首先提了出来。他拿起铅弹，把它转来转去，用食指和拇指触摸着它。然后，他问彭克洛夫：“您能肯定，中弹的西獭才三个月大吗？”

“才三个月大，赛勒斯先生，”彭克洛夫答道，“我在坑里发现它时，它还在吃它妈的奶呢。”

“好，”工程师说，“这本身就证明，在至多三个月前，有人在林肯岛上开过枪。”

“而一颗铅弹击中了这小动物，”杰丁·斯皮莱补充道，“但不是致命的。”

“毋庸置疑，”赛勒斯·史密斯又说，“应从这个事件中推断出以下结论：或者在我们到来之前该岛有人居住，或者至少在三个月前曾有人在此登陆。这些人是特意来的还是偶然来的，是登陆还是遇险？这只好等以后再弄清了。至于他们是谁，是欧洲人还是马来人，是敌人还是朋友，我们根本无从猜测，而他们仍在岛上居住呢还是已离去，也同样不得而知。可这些问题与我们太有关系了，所以我们不能等闲视之。”

“不可能！绝不可能！说什么也不可能！”水手离开座位大声地说，“除了我们，林肯岛上没别人！见鬼！岛又不大，如果有人住，我们肯定早就发现其中的几位了！”

“的确，事情若相反，那倒真是奇怪了。”哈伯特说。

“可我认为，若这西獾生下来体内就有这颗铅弹，那就更奇怪了。”

“除非，”纳布一本正经地说，“彭克洛夫本来就有……”

“您是这么看的吧，纳布，”彭克洛夫反驳道，“我五六个月前嘴里就有这颗子弹，可自己竟没发现！但它能藏在哪儿呢？”水手补充道，同时张开嘴，露出那漂亮的三十二颗牙，“仔细看看吧，纳布，如果你能发现有颗牙是假的，那我就让你拔去半打！”

“的确，纳布的假设是无法接受的，”赛勒斯·史密斯回答，他尽管在严肃地思考，却也忍不住笑了，“林肯岛上肯定有人放过枪，顶多在三个月前。可我倾向于：登陆这片海岸的人，只待了很短的时间，或者说他们只是路过而已，因为，在我们从富兰克林峰顶勘察该岛时，岛上若是有人居住，我们就会看出来，或我们就会被看见。所以很有可能，几星期前有些遇难者被一场风暴抛到了海岸的某个地方，不管怎样，确定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”

“我想我们应该谨慎从事。”记者说。

“我也这么认为，”赛勒斯·史密斯答道，“因为，恐怕不幸的是，登陆该岛的是马来海盗！”

“赛勒斯先生，”水手问，“在去搜索前，是否该造一条船？这样我们可以沿河而上，或在必要时绕海岸而行。可不要让人打个措手不及。”

“您的主意倒是不错，彭克洛夫，”工程师回答，“可我们不能等啊。而造一条船起码得要一个月……”

“造一条真正的船是要这么多时间，”水手答道，“可我们并不需要一条航海船，至多花上五天时间，我保证造出一条足能在感恩河上航行的独木舟。”

“五天造一条船？”纳布嚷道。

“是的，纳布，一条印第安式的船。”

“用木头？”纳布显出一副不大相信的样子问道。

“用木头，”彭克洛夫回答道，“或确切地说是用树皮。我再说一遍，赛勒斯先生，五天之内，事情就可搞定了！”

“五天之内，好吧！”工程师回答。

“可在此期间，我们还是严加防范为好！”哈伯特说。

“要采取非常严格的防范措施，朋友们，”赛勒斯·史密斯答道，“打猎的范围就限制在花岗岩宫附近好了。”

晚餐结束了，而气氛不像彭克洛夫所期望的那么欢快。

因此，除了移民们，岛上还有其他人住或住过，铅弹事件后这便成了无可争辩的事实。像这样的发现，只能引起他们的极度不安。

就寝前，赛勒斯·史密斯和杰丁·斯皮莱就这些事情做了长谈。他们寻思，该事件是否凑巧与工程师那无法解释的得救情况有某些关联？也和多次令他们感到震惊的其他怪异而特殊的情况有联系？然而，赛勒斯·史密斯在权衡了事情的利弊后，终于说道：

“总之，您想知道我的看法吗，我亲爱的斯皮莱？”

“是的，赛勒斯。”

“那好，我的看法是：不论我们多么仔细地勘察该岛，我们都将一无所获！”

翌日起，彭克洛夫开始干活儿。这并不是要造一条有甲板有船舷的船，只是要造一件平底浮动器具，它能在感恩河上通过河水较浅的地方，航行到这条河的发源地。将一块块树皮相互缝合，想必就足以构成一条轻便小舟，万一遇到自然障碍，需要搬动时，它也不会显得笨重。彭克洛夫打算用铆钉来缝合树皮，由于它们的附着性强，能保证平底船不透水。

这就需要选择树皮柔韧、适合这项工作的树木。而上一场飓风恰恰刮倒了一定数量的杉树，它们完全适合用来造这类船。有几棵冷杉倒伏在地，只需剥去它们的树皮即可。但这活儿却是最难干的，因为移民们没有足够的工具。不过他们终究还是完成了。

在工程师的帮助下，水手便这么一刻不停地忙乎着，在此期间，杰丁·斯皮莱和哈伯特也没闲着。他们成了这个群体的食物供应者。记者对小伙子的欣赏总也没个够，因为后者在使用弓箭和长矛方面，已显得身手不凡。哈伯特还表现得非常勇敢、非常冷静，真可谓是“智勇双全”。另外，这两位猎伴很重视赛勒斯·史密斯的嘱咐，其活动的范围不超出花岗岩宫周围两海里，不过森林边缘地带已能提供足够的刺豚鼠、水豚、袋鼠、西獾等，虽说自从严寒结束后陷阱的收益已不大，但起码“养兔场”的那一份则照供不误，这确保了林肯岛的移民们的食物供应。

在打猎期间，哈伯特经常和杰丁·斯皮莱聊起这铅弹事件和工程师从中得出的结论，有一天——即10月26日——他对斯皮莱说：

“斯皮莱先生，如果真有几位遇难者登上了这岛，却至今仍未在花岗岩宫这边露面，您不觉得太奇怪了吗？”

“非常奇怪，假如他们还在的话，”记者回答，“可假如他们已不在，那就一点不奇怪了！”

“这么说，您认为那些人已经离岛了？”哈伯特又说。

“非常有可能，小伙子，因为如果他们在岛上逗留的时间比较长，尤其是如果他们仍在岛上的话，总该有某个事件暴露他们的存在。”

“但是，假如他们能走动，”小伙子提醒道，“那他们岂不就不是遇难者了？”

“对，哈伯特，或最起码我可称他们为临时遇难者。的确，很可能是

一阵风将他们抛到了岛上，但并没有损坏他们的船只，而等这阵风过去，他们便又出海了。”

“有件事情得承认，”哈伯特说，“那就是史密斯先生总是显得有点怕岛上有人，而不是希望岛上有人。”

“因为，”记者答道，“能经常光顾这片海的只是一些马来人，而那些人都是些恶棍，有必要避开他们。”

“斯皮莱先生，”哈伯特又说，“说不定哪天我们会找到他们登陆的踪迹，这不是不可能，也许我们能在这方面想想办法？”

“说的是，小伙子，一个被遗弃的宿营地，一堆熄灭的火，都可以给我们提供线索，而这些就是我们下次勘察时要寻找的。”

两位猎人这般交谈的那一天，他们是在感恩河附近的森林区，那一带有非常美丽的树。其中耸立着几棵高达近二百英尺的长势极好的针叶树，在新西兰，当地人称之为“卡里松”。

“我有个主意，斯皮莱先生，”哈伯特说，“我要是爬到一棵卡里松的顶上，说不定能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观察该地区呢！”

“主意倒是不错，”记者回答，“可你能爬到这些巨树的顶上吗？”

“不管怎样，我要试一试。”哈伯特回答。

小伙子动作灵活而又敏捷，他往前一冲，上了最下面的几根树枝，而这些树枝相互交叉，使攀爬变得相当容易，于是他只用几分钟便爬到了高居于一大片绿色平原上的树顶，而这平原其实就是森林的顶端。

从这制高点，视线可延伸到岛的整个南部地区，从东南面的爪形角，直到西南面的蛇尾岬角。西北面耸立的富兰克林峰遮住了整整四分之一的地平线。可哈伯特从他那观察台上，却可清楚地观察到岛的这个陌生部分，它有可能给外来者提供藏身之处，说不定那些人现在仍在那里。

小伙子观察得极为认真。首先是海面上一无所见。地平线上和岛的近海岸处，连条船都没有。然而，也可能会有条船，尤其是一条折了桅杆、靠近海岸的船，因为树林遮住了海岸，哈伯特无法看见。

远西森林中间也是什么都没有。这森林构成了一个无法穿透的穹形圆盖，有好几平方海里，但没有一片林中空地，甚至无法顺着感恩河的流水去辨认它在山中的发源地。也许有别的溪水在向西流，但无从证实。

如果说哈伯特没有看到任何宿营的迹象，起码他能在空气中发现一缕表明有人存在的烟吧？然而空气是纯净的，没有丝毫的烟雾清晰地显现在天空这个背景上。

有那么一刻，哈伯特以为自己看见一缕轻烟在西方升起，可再认真地观察一下，他发现自己弄错了。他极其仔细地看了看，而他的视力极好……没有，确实没有什么。

哈伯特从卡里松上爬了下来，两位猎人回到了花岗岩宫。在那里，赛勒斯·史密斯听了小伙子的讲述，摇了摇头，什么也没说。显而易见，只有对该岛进行全面的勘察后，才能就此问题发表意见。

翌日，10月28日，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无法理解的事。哈伯特和纳布在离花岗岩宫两海里的沙滩上闲逛时，挺幸运地逮住了一只龟。这是一只可以食用的绿海龟，属米达斯品种，起这个名称是由于其外壳和皮肤都是绿色的。

哈伯特发现这只龟正在岩石中间爬行，它想回大海。

“过来，纳布，过来呀！”他喊道。

纳布跑了过去。

“好漂亮的动物！”纳布说，“可我们怎么抓住它呢？”

“再容易不过了，纳布，”哈伯特回答，“我们把它翻过来，让它背

朝下，那样它就无法再逃跑了。拿起您的长矛，跟着我做。”

那爬行动物感到了危险，缩进了外壳中。它的脑袋和爪子都看不见了，它一动不动，犹如一块岩石。

哈伯特和纳布把他们的棍子伸到动物的腹甲下面，虽然有点费力，但他们终于合力把它翻了过来。这龟长三英尺，起码重四百磅。

“好！”纳布大声说，“彭克洛夫老兄会高兴的！”

的确，彭克洛夫老兄必然会高兴的，因为这种龟吃大叶藻，其肉极其鲜美。此刻，这龟只露出它那扁平的小脑袋，但脑袋的后部被大大的颞腔拓宽了，而颞腔藏在颅顶下。

“那么现在，我们拿这个猎物怎么办呢？”纳布说，“总不能把它拖回花岗岩宫去吧！”

“让它留在这儿，因为它翻不过来了，”哈伯特回答，“我们拉上车再来取它。”

“就这么办。”

为谨慎起见，哈伯特多了个心眼，他用一些大卵石把龟固定住了，纳布则认为此举纯属多余。然后，两位猎人沿着海滩回到了花岗岩宫。当时是退潮，海滩完全露出来。哈伯特想给彭克洛夫一个惊喜，便闭口不提被他翻在沙滩上的那只“漂亮的龟鳖样品”。可两小时后，当他和纳布拉着车回到了他们放龟的地方，不料那“漂亮的龟鳖样品”已不见了。

纳布和哈伯特先是对视了一下，然后便环顾四周。的确海龟是放在这个地方的，小伙子甚至还找到了他用过的卵石，因此他断定自己没弄错。

“哎呀，”纳布说，“这家伙竟自己会翻身？”

“看来是。”哈伯特回答，他实在搞不懂是怎么回事，便呆呆地望着沙滩上的卵石发愣。

“得，彭克洛夫会不高兴的！”

“而史密斯先生要感到为难了，若要他解释这一失踪事件的话！”哈伯特心想。

“哎，”纳布说，他想隐瞒这件不如意的事，“这事我们就别提了。”

“正相反，纳布，得说。”哈伯特回答。

于是两人拉起他们白拉来的车，回到了花岗岩宫。

到了工程师和水手一起干活儿的工地上，哈伯特讲述了所发生的事。

“啊！两个笨蛋！起码放跑了五十碗汤！”

“可是，彭克洛夫，”纳布反驳道，“那畜生跑了又不是我们的错，我不是对你说我们已经把它翻过来了吗！”

“那你们就是翻得不够！”难对付的彭克洛夫开玩笑地回击道。

“不够？”哈伯特大声地说。

他讲述了他曾想用卵石来固定海龟。

“这办法要是能行，那就是奇迹了！”彭克洛夫反驳道。

“我认为，赛勒斯先生，”哈伯特说，“海龟一旦背着地放置，就翻不过来了，尤其对于个头大的来说，对不对？”

“没错，我的孩子。”赛勒斯·史密斯回答。

“那它怎么能……”

“你们把这只龟放在离海多远的地方？”工程师问道，他已停止干活儿，正在思索这件事。

“十五英尺左右吧。”哈伯特回答。

“当时是退潮吧？”

“是的，赛勒斯先生。”

“那好，”工程师回答，“海龟在沙地上做不到的，有可能在水里做得到。等涨潮时它就翻过来了，然后便不慌不忙地回到了海水中。”

“呵！我们真笨哪！”纳布大喊道。

“这正是我刚才要对你们说的话！”彭克洛夫答道。

赛勒斯·史密斯做出了一番想必是可以接受的解释。可他难道真的相信这番解释是正确的吗？这让人不敢肯定。



第2章

初试独木舟——海岸上的漂流物——牵引——漂流物岬头——
清点箱内物品：工具、武器、仪器、衣服、书籍、厨具——彭克
洛夫所缺之物——《福音》——一段经文

10月20日，树皮船全部完工。彭克洛夫说到做到，一只独木舟在五天之内造好了，其外壳的肋骨是用克来金巴树的柔软枝条构成的。船上有三个座位，一个在前，一个在中间，用来保持船身的平衡，还有一个在后，一个舷缘用来支撑两支桨的桨架，一个橹用来掌舵。这样一来，船就完整了。船身長十二英尺，船重不到二百英镑。至于下水的操作则极其简单。把轻便的独木舟搬到花岗岩宫前的沙滩上，上涨的潮水就使它浮起来了。

彭克洛夫立时便跳了进去，摇起了橹，他觉得它再合适不过了。

“好哇！”水手喊道，他就这样来庆祝自己的胜利，“有了这个，就可以周游……”

“世界？”杰丁·斯皮莱问。

“不，周游本岛。弄些石子压舱，在船艏竖根桅杆，再叫史密斯先生哪天给我们做张帆，我们就可以远航啦！哎，赛勒斯先生，还有您，斯皮莱先生，还有你，哈伯特，还有你，纳布，难道你们不来试试我们的新船？见鬼！总还得看看它是否能把我们五个都载上！”

的确，得试验一下，彭克洛夫从岩石之间的一个狭窄的通道，把船摇到了岸边，于是大家说定，就在当天，试试这独木舟，他们将沿着海岸，一直到南面岩石的尽头，即第一个岬头。

正要上船时，纳布喊了起来：

“你的船里可是有不少水呀，彭克洛夫！”

“没关系，纳布，”水手答道，“木头自己会密合的！两天后，就完全不这样了，我们的独木舟的腹中的水，不会比酒鬼胃里的水更多。上船吧！”

于是大家上船了，彭克洛夫把船驶到了海上。天气好极了，大海平静得就像是湖水一样，独木舟能够很安全地航行，一如在平静的感恩河中溯流而上。

两支桨，纳布和哈伯特各划一支，而彭克洛夫留在船尾摇橹。

水手先是穿过了水道，然后便擦着小岛南面的岬头过去。一阵微风从南面吹来。水道和海上都没有波浪。只有一些长长的水波很有规律地在海面上滚动，但独木舟几乎感觉不到，因为它的负载很重。他们驶离海岸有半海里，这样便能看到富兰克林峰的全貌。

接着，彭克洛夫掉过船头，返回来向河口驶去。独木舟于是沿着海岸航行，圆形的海岸一直延伸到尽头的岬角，遮住了整个冠鸭沼地。

由于海岸线弯弯曲曲，这个岬角的距离也就加长了，它离感恩河有三海里。移民们决定去尽头，并再稍稍驶过去一点，匆匆看一眼从海岸到爪形角的概貌。

小船于是沿着海岸行驶，离岸至多有两链，以避免触礁，因为近岸布满了礁石，而上涨的潮水已将它们淹没。悬崖峭壁从河口到岬角逐渐呈现下降趋势。它由花岗岩堆积而成，布局随意，和构成眺望岗的护墙迥然不同，而外观十分荒凉，像是被挖掉了一大车岩石似的。尖锐的凸角延伸到森林前面两海里处，上面没有任何植物，这个岬角挺像是从一只绿色袖子中伸出的巨人手臂。

小船在双桨的推动下轻松前进。杰丁·斯皮莱一手拿铅笔，一手拿笔记本，粗线条地勾画着海岸的轮廓。纳布、彭克洛夫和哈伯特一边聊天，一边观察着他们的这部分领域。在他们看来，这部分领域是全新的。随着独木舟逐渐南下，那两个颌骨海角像是在移动，把合众国湾围得更紧了。

至于赛勒斯·史密斯，他不说话而只是看，目光中流露出怀疑的神情，这总让人觉得他是在观察某个奇特之地。

此时，在航行了三刻钟后，独木舟几乎到了岬角的尽头，彭克洛夫正准备掉转船头，哈伯特突然站起来，指着一个黑点说道：

“我看见那边海滩上有东西，不知是什么。”

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他所指的地方。

“果然，”记者说道：“是有个东西。像是个漂流物，有一半被埋在沙子里了。”

“啊，”彭克洛夫嚷道，“我看出是什么了！”

“是什么？”纳布问。

“是一些小木桶，一些小木桶，它们有可能是满的！”水手回答。

“靠岸，彭克洛夫！”赛勒斯·史密斯说。

划了几下桨，独木舟便在一个小海湾的深处靠岸了，而它的乘客们则跳到了沙滩上。

彭克洛夫没弄错，是有两只小木桶在那儿，它们半埋在地里，但还是牢牢地和一个大箱子拴在一起，这箱子靠着这两只小木桶，就这样一直漂浮到在海岸上搁浅为止。

“这么说，岛的附近有过一次船舶失事？”哈伯特问。

“显然是这么回事。”杰丁·斯皮莱回答。

“可是这箱子里装着什么呢？”彭克洛夫嚷道，同时显出一副急不可待的样子，而这完全是出自他的本性，“这箱子里有什么呢？它是关着的，根本没有东西可以用来砸开盖子！那好，就用石头吧。”

水手举起一块沉重的石头，正要向箱子的一块板砸去，工程师拦住了他：

“彭克洛夫，”他说，“您能克制一下您的急躁情绪吗，哪怕只是一个小时？”

“可是，赛勒斯先生，想想吧，也许里面有我们所缺的一切呢！”

“这我们会知道的，彭克洛夫，”工程师回答，“可是，请相信我，不要砸烂这箱子，它会对我们有用的。让我们把它运回花岗岩宫，在那里，要打开它就比较容易了，而用不着砸烂它，它完全是为旅行准备的，而既然它能一直漂到这里，当然也能一直漂到河口。”

“您说得对，赛勒斯先生，”水手答道，“但人们并不总能克制住自己的！”